



■邓玉艳

祖父与他的「枣事」

三十几年前,一天深夜,我被初中班主任老师唤醒,摸了数里山路,跌跌撞撞赶回家。家里挤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二十几号人,却鸦雀无声,空气宛若凝固,唯有抽屉上的油灯,吐着暗红的火苗。偶尔,灯花“叭”一下,声音也格外疼人。

祖父松弛地大张着嘴,急促而虚弱地呼吸。听不清他的呼吸声,只能从他胸脯的起伏感觉他在呼吸。每一次吸气,盖在祖父身上薄薄的被单上,凸现一条一条肋骨印。祖父无神空洞的双目牢牢盯着抽屉上的灯火,枯槁苍白的脸上,似乎有些许不悦。见状,母亲姑姑婶婶一班女流轮番贴近祖父耳旁,压低声音一字一句说,在武汉上班的二姐未到?担心大姐夫的盲肠手术?想见在海峡对岸的满舅舅一面……父亲姑父叔叔一群爷们也乱猜,袁三爷家割一天半禾,工钱未给?对门刘婶三升糯米未还?欠着王医师五付中药钱……

瞅着祖父一直一动不动注视灯火,祖母重“唉”一声,像是解悟了,两行眼泪汨汨淌着,拼命捂紧嘴,从她耸动的双肩和急剧痉挛的腮肌上,看得出祖母在撕心裂肺地哭泣。几位女人慌忙撑住临近崩溃软塌塌就要倒下的祖母。但祖母迅即直起腰,抹了抹抹不干的眼泪,将搭在身上的手一一拨开,踉踉跄跄走到抽屉前,小心翼翼地把灯火调到最暗。

祖父缓缓地、缓缓地从灯火上收回目光,脸上的神情渐渐地变得僵硬,仿如一位笨拙画家画的一匹老马。祖父胸脯的起伏徐徐转弱,喉管虚弱地“咕”了一声后,胸脯便彻底平静了。

祖父的一生把节俭发挥得淋漓尽致,用他的勤俭养育了六男三女,掏干自己的心血,为子女浇注成家立业之路。那个年代,不但田土集体所有,时间也由生产队掌控,耕耘自留地,只能曙光里浇瓜,月光下蒔苗,太阳当头顶正是锄草时。祖父是十里八乡的种菜能手,他的季节总比别人早三五天,他的茄子坐果了,别人的才开花;他吃过三天新辣椒,别人的才上市。他种的菜又大又粗又嫩,集市上能贵卖一毛钱一斤。房前屋后,只要是生产队不干涉的,见缝插针统统栽上果木树。于是,春天有香椿、春笋;夏天摘桃李、杨梅;秋天打酸枣、糖枣;冬天收板栗、柿子。

记得,我屋前有三株大枣树,一溜长在禾坪边沿,一半树枝盖在禾坪上,另一半伸展在禾坪下的稻田上空。每年农历二三月,祖父瞄着三树密匝匝的枣花兀自偷乐。盼到七八月,累累枣子坠弯了枝条,青色的枣子渗出淡淡黄色,咬一口又脆又甜,齿颊余香。祖父掰着指头笑一声数一句,嘿嘿,老五老六学费不愁了;嘿嘿,落雪天絮衣有着落了;嘿嘿,供销社打壶老白干,包半斤鱼皮花生米;嘿嘿……

我们一群孩子却失望了。每年即将进入“打枣”的时节,祖父用荆刺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封锁枣树,锐刺扮着一张张冷脸拒我们于三尺之外。我们只能眼巴巴望着,满树枣子笑咪咪向我们招着小手。

祖父祖母轮值蹲守,祖父在晚上干脆长驻枣树下。捱到枣子泛出星星点点的红色,祖父终于发出“打枣”将令。打枣时,邻里倾巢围观,有出主意的,有帮忙的。不论大人小孩,祖父一律打发一捧枣子,“今年歉年,给两个尝尝味,明年若是丰年,送每人半撮箕,打个枣子牙祭。”大人个个客套一番,“辛辛苦苦打点枣,都给我们吃了,有得赶集卖了”。小孩不谙世情,早把衣兜扯得几尺宽,等着枣子进去。

小五是三叔的儿子,晚生我一年,刚背一学期书包,瞧着祖父的眼神不注意,把一双爪子伸进枣子箩里。祖母眼尖,大“呃”了一声。三婶背过身子,响亮地拍了一巴掌,“饿牢放出来的!五叔六叔的学费呢!”小五破开喉咙大嚎,唯恐别人听不到。我在一旁冷笑,三婶明明是左巴掌拍在右巴掌上,小五也只干哭,半滴眼泪未下。祖父抓一抓枣子塞小五手里,“枣子不是好东西,吃多了肩肚子。爷爷可看见了,你枣子骨头吐了一地。”小五立马刹住哭声,支开衣兜,“爷爷,爷爷,再来抓,肩肚子不赖你。”祖父爽朗大笑,顺手掐一把小五粉嘟嘟的脸蛋,又捏了把枣子放小五兜里,“不学好样,看你四哥多听话。”

祖父口中的四哥,就是我。我暗笑,有我大显身手的时候。枣树梢尾和树冠有大片大人們的禁区,也不是每个体重占优的小孩均能攻克,还需胆肥不恐高。每到这种关头,祖父往往把目光投向我,“四伢子,上。”我恍若一位出征的战士,往掌心啐一口唾沫,如猿猴般敏捷,在一片惊呼声中一溜烟到达树顶。攀,爬,挪,吊,腾,弹,每一个动作皆如体操冠军,干净利落流畅优美。树下传上一节竹竿,比大人用的细了一号,恰恰适合我抡得开。枣子在我的竹竿下像个乖孩子,听话地蹦进树下的被单里。我不时根据枣子落点吆喝扯被单的转移阵地。那架式好比运筹帷幄的将军。这班叔叔哥哥们,平时在我跟前装腔作势,这阵子任我呼来将去,稍有不从,祖父便大声呵斥,“听四伢子的,左移三兜杌!”

枝叶间,也会发现隐藏极深的枣子,我摘了悄悄据为己有。祖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作不知。有一次,梢尖一颗红艳艳的枣子,张着一双媚眼勾引我。明知前方埋伏着危险,但我还是侥幸迈出了那一步。突然,枝条与树干瞬间决裂,慌乱中我拽住另一丫枝条。就是这根柔弱的枝条,好歹拉了一把下坠的速度。我约摸感受了两秒钟腾飞的快感,便蠢笨地砸在稻田里。幸亏稻田展开柔软胸怀,除了满身泥水,我毫发未损。

打下的枣子,卖得越早晾干的水分愈小,越划算。我跟祖父赶集卖过枣,祖父派给我任务,有些人尝一颗枣又尝一颗,嫌好道丑,并不真买。都是乡里乡亲,大人张不开口,小孩说了就说了,有大人打圆场。那日,隔壁生产队陈胖子过来问枣子甜不甜,祖父春风满面地说,“你先尝,不甜倒贴你钱。”陈胖子就尝了,连吐三个枣核,趁祖父埋头数钱,想脚底抹油开溜。我赶紧嘟囔一句,“尝三个了,不买,白吃。”

“你不开口,没人当你哑巴。”祖父佯作训斥,“自家树上打的,吃就吃了,又亏不了本?不是熟人请吃还不吃呢。老陈,是不?”陈胖子脸红了半边,囁嚅半天,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角票,“我屋里的嘴刁,不清甜闻都不闻一下,称半斤……一斤吧。”

卖完枣回家的那天晚上,祖父吧唧吧唧连抽几口旱烟,我觉得他整个人霎时光焕发,周身毛孔无一不通透;满面纹整无一不舒展;四肢老茧无一不润亮。那夜,我枕在祖父健壮的大腿上仰面观天,顿觉夜空宛如亲近了许多,不再遥不可及。那一刻,觉得满天繁星在眯着笑脸向我靠拢,仿如我一伸手,星星就会弹入掌心。

找到了(闪小说)

■刘 浪

去找你生母吧!一天,病床上的妈突然拉着菊的手说,你是小时候别人送来的。如今,送你来的人还在,再不去找,以后就没法找了。第一次听妈这样说,菊很难接受。她怀疑妈是病糊涂了。

妈,您不是说胡话吧?

没有。妈摇摇头,你去找了就知道。

菊信了妈的话。妈视她为掌上明珠,不是确有其事,肯定不会乱说。

按妈的指点,菊找到了那位中间人,果然得到证实。可是,她去那家后才得知,那位老妈确实曾喂养过她,但不是她生母。她是被别人送过去的。

菊不好勉强,又按老妈所说,去找另一中间人。中间人又带她去了另一家,结果还是:那位老妈只是曾喂养过她,但不是她生母。

菊感到很迷茫,想打退堂鼓。

妈却坚持说:只要还有线索,就要继续找。

又找过两家,还是同样结果。菊彻底泄气了。

妈态度很坚决:你一天不找到,我一天不会闭眼睛。

菊拗不过,只好继续寻找。

第五位中间人是位老奶奶,对当时的情况说得很详细:菊是遗腹子,妈生下她后得了精神病,意识错乱,无法养育她,是邻居托老奶奶将她送走了。

菊很激动,又跟随老人往那家走。快到那家时,她呆住了。原来,老人带她去的,是她现在的家。

难道……菊心里一阵“砰砰”乱跳。

回到家时,妈正迷糊着,听菊说过情况,很快激动得睁开了眼睛。

一看到你印堂间的红痣,我就感觉……妈说着,歪在了菊的怀里。儿啊,妈可以放心走了。

那一刻,菊终于明白:她要寻找的,其实是妈曾经被病魔夺走的记忆。

忆童年

■湘 儿

晚上,和儿子走在河道上。新修的河道是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夜空寂静,对岸高楼华灯璀璨。河水澄澈,河道旁草木葱茏、虫鸟啾鸣。儿子闲不住,踩着影子玩着笑着。

看着他好动的模样,不禁忆起自己的童年。于是,在这样的夏夜里,寻找着内心深处那一抹最初的温柔,浅浅描,深深念。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恩赐,让我降生在屋顶盖着黑瓦的石砖房子里,让我一出生就融入自然。

犹记得,扎着羊角辫的我,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农家小院里蹦跹。院后的蔷薇花,经春雨一染,便摇曳出清冷的微香。村屋多依山而建,屋后的山是我们的乐园。那里遍布松树、苦楝、泡桐、油茶树,还有几棵年年有结果子但从来都是一点红时就被鸟儿抢先啄食的野柿子树。我们在山间嬉戏,玩过家家、捉迷藏。感觉这世界的美好,一一走遍。

过雨荷花满院香,沉李浮瓜冰雪凉。那天读到这一句时,受了触动。想起多年前的某个午后,院内棚上的瓜叶被太阳晒得发蔫,母鸡窝缩于棚下打盹。爸爸在竹床上午睡,妈妈见我们了无睡意,会端来一盘切好的西瓜,清甜可口,有时还带着蒜味儿。那是妈妈用她那把百用的菜刀切的。我虽皱了皱眉,但依然大口吮吃,津津有味。

见惯城市的的四季桂,最是想念山上那棵高大的桂花树。秋时,循着沁人心脾的浓郁香味,总会去看看桂花树,捡拾星星点点的花粒。整个世界,似乎都浸润着花香。

冬天的记忆,是下过雪之后屋檐下的冰棱,是推开大门和着雪风一起回来的爸爸手中拎着的菜篮,是大铁锅里炖得咕咕作响的骨头萝卜汤,是灶膛里滚烫的、掰开来香气四溢的烤红薯。

童年的我,就如同一株幼苗,一朵山花。扎根在贫瘠薄壤,将来移栽到哪里同样会茁壮成长。友人笑我,骨子里是公主的气质,又接地气。他哪知道,植根于骨子里的质朴文素,终将伴随我的一生。我走过最美的路,是家乡的路;闻过最迷人的香,还是记忆中的山花花香。当我在异乡领略四季更迭,人情冷暖,仍然愿意带一身干净的气息,缓缓归来。

每次站在田埂上,望着远处含黛远山,近处弯腰劳作的乡亲,我总会思绪万千。小时候幻想着,大山的那边是什么,电视里的大城市街道到底有多宽阔;在学生时代,有时会想象着自己毕业后如何于职场打拼乃至结婚生子的样子。如今,一一明了。当年那个光着脚丫在地上翻跟头的小丫头,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内心充盈自在,每天起来都有一个小目标,安度一个个暮暮与朝朝。

日升月沉的苍穹间,几多轮转。回忆收回,有清风拂过,花木生香。一地碎影中,见到儿子在揪扯着河沙里的小草,凉鞋里都是沙子。他满头热汗仍玩得甚欢,与我当年的童稚是何其相似。便,不去责备他了。